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Friedrich Dürrenmatt

DIE PANNE und andere Erzählungen

抛 锚

[瑞士] 弗里德里希·迪伦马特 著 郭金荣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013035462

I522.45

17

Friedrich Dürrenmatt

DIE PANNE und andere Erzählungen

抛 锚

[瑞士] 弗里德里希·迪伦马特 著 郭金荣 译



北航

C1643171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522.45

17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12-9252

Friedrich Dürrenmatt

DIE PANNE und andere Erzählungen

Copyright © 1986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2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抛锚/(瑞士)迪伦马特著;郭金荣译. —北京:人
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(短经典)

ISBN 978-7-02-009666-4

I. ①抛… II. ①迪… ②郭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
说集-瑞士-现代 IV. ①I52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14002 号

特约策划:彭 伦 欧雪勤

责任编辑:欧阳韬 关惠文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34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版 次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666-4

定 价 23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-65233595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

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

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，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

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所说：戏法人人都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

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就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

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

经典文库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短经典·第一辑

01《爱，始于冬季》

[英] 西蒙·范·布伊 著 刘文蔚 译

02《星期天》

[法] 伊莱娜·内米洛夫斯基 著 黄荭 译

03《动物寓言集》

[阿根廷] 胡利奥·科塔萨尔 著 李静 译

04《美国鸟人》

[美] 洛丽·摩尔 著 张晓晔 译

05《走在蓝色的田野上》

[爱尔兰] 克莱尔·吉根 著 马爱农 译

06《狂野之夜！》

[美] 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著 樊维娜 译

短经典·第二辑

07《母与子》

[爱尔兰] 科尔姆·托宾 著 柏桦 译

08《回忆，扑克牌》

[日本] 向田邦子 著 姚东敏 译

09《一切破碎，一切成灰》

[美国] 威尔斯·陶尔 著 陶立夏 译

10《烈焰燃烧》

[美国] 罗恩·拉什 著 姚人杰 译

11《两次暗杀之间》

[印度] 阿拉文德·阿迪加 著 路旦俊 仲文明 译

12《初恋总是诀恋》

[摩洛哥] 塔哈尔·本·杰伦 著 马宁 译

13《孤独的池塘》

[法国] 弗朗索瓦丝·萨冈 著 陈剑 译

短经典·第三辑

14《石泉城》

[美国] 理查德·福特 著 汤伟 译

15《父亲的眼泪》

[美国] 约翰·厄普代克 著 陈新宇 译

16《我打电话的地方》

[美国] 雷蒙德·卡佛 著 汤伟 译

17《游戏的终结》

[阿根廷] 胡利奥·科塔萨尔 著 莫娅妮 译

18《爱情半晚餐》

[法国] 米歇尔·图尼埃 著 姚梦颖 译 费滢 校

19《东区挽歌》

[津巴布韦] 佩蒂纳·加帕 著 贺晚青 译

20《雨后》

[爱尔兰] 威廉·特雷弗 著 管宁宁 译

目 录

001	狗
008	隧道
019	抛锚
071	坠亡
112	阿布·夏尼法和阿南·本·大卫
129	史密斯
153	女预言家之死
188	附录
191	译后记

狗

就在我到达城里的头几天，在市政厅前的小广场上，我发现一些人在围观一个衣衫褴褛的男子，该男子在大声地朗诵着《圣经》里的章节。他随身带着的那条狗，躺在他的脚旁，我是后来才发现它的。这条如此硕大而且令人恐惧的狗没有立刻引起我的注意，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，因为它全身都是深黑色的，光滑的皮毛上渗出了汗水，两只眼睛呈硫磺色。当它张开嘴巴时，我惊恐地发现它的牙齿也是硫磺色。我无法把它的模样与别的动物相比。我再也忍受不了大狗的这副模样，于是，把目光重新转向那位布道者。他身材矮壮，穿着破碎的衣衫；不过，从破衣衫的裂缝里露出的皮肤显得很洁净，身上的破长袍也十分整洁；手里拿着的《圣经》看上去非常珍贵，封皮上的烫金和宝石熠熠生辉。这位男子的声音低沉而坚定，发音极为清晰，所以讲话也明白易懂。我还注意到，他从不使用比喻来讲解《圣经》，他的讲解心平气和，而且也不偏激。如果说他的讲道不能使人信服，那么这只能归咎于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脚边的那条狗，它用发黄的眼睛打量着听众。因而，在布道者和他的狗之间起先有一种奇特的感应关系，这种关系一直吸引着我，诱引

着我去探寻这个人。他每天在市内的多个广场上以及小巷里布道，可是要追寻他的踪影并不容易，尽管他从早到晚都在从事布道这件事。城市的布局可算是简单明了，但这座城市仍然令人眼花缭乱。他肯定是在不同的时间离开他的住所，行动也从来没有一个计划，因为从他的露面来看没有一个规律可循。有时候，他会在一个广场上不停地讲一整天。有时候，他一刻钟就更换一个场地。他总是由他的狗陪伴着：他走街串巷时，它走在他身旁；他开始布道时，这条黑色而硕大的狗就笨重地躺倒在地上。他的听众从来不多，大都是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。不过，我注意到他并未有受挫的感觉，他也没有从广场离去，而是继续讲下去。我经常看见他静静地站在一条小巷的中间，用响亮的声音祈祷着，而离他不远的人们却若无其事地从另一条宽一点的巷子经过。由于我未能找到一种跟踪他的有效办法，所以我也只能听凭巧合了。我试图找到他的住所，可是无人能告诉我详细的情况。于是，我就整天跟踪他。然而，一连跟踪了好几天，他总是在傍晚时分从我眼前消失，因为我竭力躲着他，不让他识破我的意图。最后，我终于在一个夜晚看到他走进一条小巷的一所房子。据我所知，只有城内最富有的人才居住在这条小巷，这也使我十分惊讶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改变我的行动计划。我放弃这种隐蔽的做法，站在离他很近的地方，以便让他能看到我，可他不受任何干扰。当我走近他以及他的狗的时候，狗每次都发出猎狗的威胁声，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。在晚秋的一天，当他讲完《约翰福音书》之后，就朝我走来，他请我陪他一起回家。我们走过那些小巷时，他一言不发。当我们踏进房子时，天色已经晚了，

我被引入的那个房间里已经亮起了灯。房间的地势比马路低，因此进门时必须往下走几级台阶。我看不到墙壁，它们被书遮盖起来了。在灯的下方，是一张简陋的、大大的冷杉木桌，一个女孩正站在桌旁看书。她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连衣裙。当我们进入的时候，她也没有转过身来。地下室的两扇窗子被遮得严严实实，其中一扇窗的下面，放着一张床垫，对面的墙边放着一张床，桌子旁边放着两把椅子，离门不远的地方有个炉子。当我们朝女孩走过去的时候，她转过身，于是我看到了她的脸。她与我握了握手，指着一张椅子示意我坐下。当我坐下时发现这个男子已经躺在床垫上了，狗躺在他的脚边。

“他是我父亲，”女孩说，“他已经睡了，我们说话他已经听不到了。这条黑色的犬没有名字。一天晚上，我父亲开始布道时，它就来到了我们这里。我们没有锁门，它用爪子按下门把手，就跳了进来。”我神志恍惚地站在女孩面前，轻声问她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。“他曾是一位富翁，拥有多家工厂。”她一边回答，一边垂下了眼帘。“他为了向人们传播福音，抛弃了我妈妈和我兄弟。”“你相信你父亲传播的是福音吗？”我问道。“是福音，”女孩说，“我始终认为那是福音，所以我跟着他来到这间地下室，与他住在这里。可是我不知道人们传播福音也会把这只狗引来。”女孩沉默不语，注视着我，她似乎有一个不敢说出口的请求。“那么你把这条狗赶走吧，”我说道。可是女孩摇摇头。“它没有名字，所以也赶不走它。”她轻声说。她看到我犹豫不决的样子，便坐到桌旁的一张椅子上，于是我也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。“你

害怕这只狗吗？”我问道。“我一直怕这只狗，”她答道。“一年前，我母亲带着一位律师及我的兄弟们来这里劝我父亲和我回去时，他们也怕这条无名之犬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坐到我父亲面前挡住他，还发出狺狺的声音。即使躺在床上，我也感到害怕，而且特别害怕。不过，现在情况不同了，你来了。现在，我甚至可以对着这条狗笑了。我一直认为你会来的，当然我不知道你的模样长得怎么样。不过，我知道你总归会和我父亲一起来的，在某个晚上，当灯点亮了，马路上寂静下来后，你会过来和我一起庆祝新婚之夜的，在这间地下室里，在我的这张旁边堆满了书的床上。我们俩躺在一起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父亲躺在对面的床垫上，在黑暗中像个孩子似的，而那条黑色的大狗守护着我们可怜的爱情。”

我怎么能忘记我们之间的爱情呢！狭长的长方形窗户，它们横亘在房间里，漂浮在我们裸露的身体上方。我们的身体紧挨着，始终陷在一起，我们越来越贪婪地紧紧拥抱在一起，马路上的各种声音与我们快乐时发出的叫喊声混合在一起，有时是一个醉汉踉踉跄跄的声音，有时是妓女们短促的脚步声。一列士兵经过时发出冗长单调而沉重的步伐声，伴随着马蹄发出的清脆声以及轮子滚动发出的沉闷声。——我们在地下躺在一起，被温暖的黑暗包裹着，我们再也不感到害怕了。狗从角落里注视着我们俩，两只硫磺色的眼睛像两个月牙儿，守护着我们的爱情。而那个男人静悄悄地躺在角落里的床垫上，像个死人。

燥热的秋天来临了，自然界已呈现出红黄的颜色。冬天很晚才到来，天气温和，不像前些年那样出奇的冷。我无法把女孩从地下

室里引出来，把她介绍给我的朋友们，并且与她一起去看戏(当有重要的演出)，或者与她一起去山里幽暗的森林里散步，这些山丘蜿蜒曲折，环绕着城市。她总是坐在冷杉木桌旁，直到父亲带着那条大狗回来，她借着从我们头顶上的窗户照进来的黄色灯光把我拖到床上。早春即将来临，城内还有积雪，脏兮兮湿漉漉的，在一些太阳照不到的地方甚至还有一米厚的积雪。一天，傍晚时分，太阳斜着照进窗子，我正往炉子里添加柴禾的时候，女孩来到了我的房间。她出现在我面前，脸色苍白，身体颤抖，或许是被冻的缘故。她没有穿外衣，像往常一样穿着她的深蓝色连衣裙，只是脚上的鞋子我从来没有见过，是一双红色的鞋，里层衬着毛皮。“你必须把狗杀了。”女孩还没有跨进门就说。她头发蓬松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看起来像幽灵似的，我碰都不敢碰她。我走向衣柜，找出我的左轮手枪。“我知道你迟早会请我这么做的。”我说道，“所以我买了一把手枪。什么时候？”“现在，”女孩轻声地说。“连我父亲也怕它了，他现在怕它，这我知道。”我察看了一下枪，穿上大衣。“父亲和狗都在地下室。”女孩边说边垂下目光。“父亲躺在床垫上已经一整天了，连动也不敢动。他很害怕，甚至连祷告也不能做，狗就躺在门口。”

我们沿着一条河流朝下走去，然后越过石桥，天空被染成可怕的深红色，犹如熊熊的火焰，太阳刚刚下山。城市比平时更加熙熙攘攘，到处是人和车。房子的窗户和墙壁反射出晚霞的余光，所以人和车仿佛在一片血海中前行。我们穿过人群，急匆匆地穿行在越来越繁忙的交通路线中，穿过一排排刹车停下的汽车以及摇摇晃晃